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金代詩論輯存校注

上

胡傳志 校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金代詩論輯存校注

上

胡傳志 校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金代詩論輯存校注：全2冊/胡傳志校注。—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7
(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)

ISBN 978-7-02-013395-6

I. ①金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歌評論—中國—金代 IV. ①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239893 號

責任編輯 葛雲波

責任印製 王景林

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

郵政編碼 100705

網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馬印裝有限公司

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

字 數 940 千字

開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張 42 插頁 4

印 數 1—4000

版 次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978-7-02-013395-6

定 價 125.00 圓(全兩冊)

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。電話：010-65233595
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資助項目

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

安徽省高校學術帶頭人培養資助項目

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項目

前言

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，金代文學批評是重要的一環，各種文學批評史都給予一定的關注。近些年來，隨著遼金文學及批評史研究的深入推進，金代文學批評特別是詩學批評又得到進一步的重視。人們從不同的角度，探討金代主要詩人的詩學觀點，梳理金代文學批評發展的軌跡。但金代文學批評史一方面沒有完全擺脫正統思想的長期潛在制約，對其價值和地位有所低估，另一方面對其內容及形式的新變認識不夠準確，即以最受人們關注的元好問《論詩三十首》、王若虛《滹南詩話》而言，其獨特性也未被充分揭示出來，其他一些散見的普通文獻，更是被忽視。即以批評形式來看，金代的詩學批評亦自具特色，並推動了古代詩學批評的發展。

中國古代詩學的批評形式豐富多彩，早期的毛詩序、史傳，都是文學批評的源頭，而『詩文評之作，著於齊梁』^①，齊梁時期出現了鍾嶸《詩品》、劉勰《文心雕龍》這樣代表性的理論著作，可惜高峰難繼，經唐歷宋，漸漸形成了其他幾種更具民族特色、更受人們喜愛的文學批評形式。張伯偉《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》認為有『六種最具民族特色的批評形式，即選本、摘句、詩格、論詩詩、詩話和評

①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百四十八，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，第一二六七頁。

點』^①。金代沒有評點、詩格、摘句類的著作，姑且不論，詩話、論詩詩、選本等幾種形式在金代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，此外金代還出現了新的批評形式——評傳，以下試逐次論之。

一

自歐陽修創制《六一詩話》以來，詩話以其短小自由的形式、隨筆閒談的風格而流行開來，長盛不衰。兩宋詩話著述如林，金王朝佔有北宋故土，與南宋聲氣相通，其詩話自然承北宋而來，並受到南宋詩話的影響。

受金代文學水準和文人隊伍等諸多因素所限，金代詩話相對於兩宋詩話的興盛而言，顯得有些冷落。目前可考的詩話僅有寥寥七種：朱弁《風月堂詩話》、祝簡《詩說》（佚）、范曄《詩話》（佚）、魏道明《鼎新詩話》（佚）、文商《小雪堂詩話》（佚）、樂著《相臺詩話》（殘）、王若虛《滹南詩話》。其中完整傳世的僅有《風月堂詩話》和《滹南詩話》兩種。正因為金代詩話數量少，所以更容易被忽視，更容易受到簡單化的對待。從現存詩話來看，仍然可以看出這些詩話自具特點和價值。

① 張伯偉《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·導言》，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版，第九頁。

（一）金代前期詩話

金代前期的詩話可知有三種：范攄《詩話》、祝簡《詩說》和朱弁《風月堂詩話》，都是由宋入金文人所作。

范攄其人，生平不詳。《中州集》卷八范攄小傳特別簡略：『攄字元涉，系出潁川，有《詩話》行於世。』①說明元好問對其人瞭解很少。該卷所收詩人具有補遺性質，大體按照時代先後編排。從編輯順序來看，范攄當是金初人。《詩話》應是簡稱，大概元好問也不知道其原名。《中州集》入選其詩《和高子初梅》，高子或是金初文人高士談。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卷一百二十九載，南宋紹興九年（一一三九）六月方庭實奏言：『潁昌府進士范攄風度夷粹，論事慷慨，流離顛沛，志不忘君。』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並稱：『攄，鎮玄孫也。』②不知此潁昌進士是否就是《中州集》所載之范攄？

祝簡為北宋政和年間進士，入金後曾仕偽齊。所著《詩說》已佚，《中州集》卷二《祝太常簡》徵引《詩說》一則，討論杜詩注問題，其觀點得到元好問的贊同。不論原書內容如何，元好問所引一則，恰好與金初崇杜思潮一致。

以上二種詩話，因文獻不足，看不出與宋代詩話有何區別。《風月堂詩話》完整傳世，可以讓我們

① 元好問《中州集》卷八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版，第三九七頁。

② 李心傳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卷一百二十九，中華書局二〇一三年版，第二四二—二四三頁。

瞭解金初詩話之一斑。

儘管人們習慣上將《風月堂詩話》視為宋代詩話，但不能否認《風月堂詩話》對金代詩話具有草創之功。《風月堂詩話》不僅作於朱弁羈金期間，還在金王朝刊刻、傳播，在金代產生影響。南宋咸淳八年（一二七二），月觀道人見到已經『斷爛脫誤』^①的《風月堂詩話》就是『北方所傳本』，這是《風月堂詩話》傳入南宋的最早紀錄，也是在北方刊行的證據之一。王若虛《滹南詩話》早在此前數十年，就曾兩次具名徵引朱弁的詩論，所引言論見於今本《風月堂詩話》，這是《風月堂詩話》在北方刊行的又一證據。

朱弁由宋入金，《風月堂詩話》自然與北宋詩話一脈相承，從內容到形式，與北宋詩話並無大的區別。但是，獨特的寫作時間、寫作地點，賦予了它不同於北宋其他詩話的個性。北宋詩話大多寫於作者晚年賦閑期間，用於資閒談。朱弁約生於哲宗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^②，建炎二年（一一二八）以通問副使使金，紹興十三年（一一四三）回南宋，次年去世。《風月堂詩話》寫作於金天眷三年（一一四〇）。該年朱弁約五十歲，雖然已經是其生命中的晚年，但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。他在序末暢想未來，打算將《風月堂詩話》帶回南宋，『歸詒之孫，異時幅巾林下，摩挲泉石時取觀之，則溱洧風月，猶在

① 月觀道人《風月堂詩話跋》，見《冷齋夜話 風月堂詩話 環溪詩話》（以下簡稱《風月堂詩話》），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，第一一六頁。

② 參見王慶生《金代文學家年譜》，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，第一二一五頁。

吾目中也』^①，顯然他是將《風月堂詩話》作為晚年未來的把玩之物。不幸的是，『幅巾林下』的晚年生活還沒有到來，就突然離世。《風月堂詩話》的寫作地在雲中（今山西大同），遠離北宋故都汴京，遠離南宋首都臨安，是第一部寫作於北方的詩話。時間、空間的阻隔，加深了這位使金宋人對往日生活、對北宋王朝的思念之情。所以，《風月堂詩話》的基本內容是追憶曩昔於風月堂中所談的不關政治時事的『風月』，也就是詩詞文。在這種充滿懷念之情的追憶中，還夾雜著對昔日言論環境的戒懼，請看他的序言：

予心空洞無城府，見人雖昧平生，必出肺腑相示，以此語言多觸忌諱而招悔吝。每客至，必戒之曰：『是間止可談風月，捨此不談而泛及時事，請酌吾大白。』^②

時事是非，可以不談，但『風月』又豈能完全超越於時代、不關乎時事？且不说文學與時代的密切聯繫，即北宋後期厲行的元祐黨禁，就已讓很多談風月者避談元祐詩歌。宣和五年（一一二二），阮閱編輯詩話總集《詩話總龜》，『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』^③。隨著宋政權的南遷，元祐黨禁逐漸鬆弛。離開趙宋政權十餘年的朱弁，身居遙遠的北方，更沒有了在北宋時的言論禁忌，所以他在《風月堂詩

① 《風月堂詩話》，第九七頁。

② 《風月堂詩話》，第九七頁。

③ 胡仔《序漁隱詩評叢話前集》，《茗溪漁隱叢話》前集，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，第一頁。

話》中大談蘇黃等元祐詩人，公開反對元祐黨禁：

東坡詩文，落筆輒為人所傳誦。……崇寧、大觀間，海外詩盛行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。是時朝廷雖嘗禁止，賞錢增至八十萬，禁愈嚴而其傳愈多，往往以多相誇。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，便自覺氣索，而人或謂之不韻。^①

崇寧間，凡元祐子弟仕宦者，並不得至都城。晁以道自洛中罷官回，遣妻兒歸省廬，獨留中牟驛累日，以詩寄京師姻舊，其落句云：『一時雞犬皆霄漢，獨有劉安不得仙。』此語傳於時，議者美之。^②

范德孺崇寧之貶，與山谷唱和甚多。德孺有一聯云：『慣處賤貧知世態，飽聞遷謫見家風。』議者謂此語可以識范氏之名節矣，當國者能無愧乎？^③

這種觸犯時忌、甚至直接批評當國者的言論，可能就是朱弁當年想談而不敢談的『風月』，朱弁入金後，則可以坦然言之。所以，《風月堂詩話》的一大價值就在於其中所記載的元祐諸人的軼聞和詩論。

《風月堂詩話》的另一個價值就是跳出江西詩派的勢力範圍，反思江西詩派，主張自然，反對以故

① 《風月堂詩話》卷上，第一〇六頁。

② 《風月堂詩話》卷下，第一〇八頁。

③ 《風月堂詩話》卷下，第一〇七頁。

實相誇。在江西詩派盛行的大背景下，朱弁何以能夠與眾不同？其中原因之一，就是雲中及北方地區缺少江西詩派生長的土壤，朱弁本人入金後其創作觀念和創作路數也偏離了江西詩派，進而學習李商隱和杜甫。朱熹稱贊他的這位叔祖，「於詩酷嗜李義山，而詞氣雍容，格力閒暇，不蹈其險怪奇澀之弊」^①。朱弁批評西崑體「句律太嚴，無自然態度」，稱贊黃庭堅「獨用崑體功夫，而造老杜渾成之地」^②。杜甫的渾成是他更加嚮往的境界。

《風月堂詩話》崇尚蘇黃等元祐詩人、崇尚杜詩、不愛江西的傾向，容易在紛紜的詩話中被埋沒。如果我們將之放在宋金詩話的發展史上來看，就能看出，它實際上開啟金源百年詩論、詩歌崇蘇尚杜、貶斥江西的思潮。

（二）金代中期的詩話

金代中期的詩話較為沉寂，目前可知的僅有兩種：魏道明《鼎新詩話》、文商《小雪堂詩話》。魏道明出身名門，父親是遼天慶中進士，兄弟四人「俱第進士，又皆有詩學」，其中魏道明「最知名，

① 朱熹《奉使直秘閣朱公行狀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九十八。

② 《風月堂詩話》卷下，第一一二頁。

仕至安國軍節度使」^①，《中州集》卷八有傳。著有《蕭閑老人明秀集注》六卷（現存三卷），編有《國朝百家詩略》。他的生卒年、及第時間，均不可考。其兄魏元真於皇統二年（一一四二）及第，魏道明及第時間當在其後。明昌二年（一一九一）二月，王寂按部遼東，至完顏守貞所建之明秀亭，發現魏道明的題詩，稱「魏元道今為尚書」^②，王寂為其同時代人，所言定當有據。可見，魏道明仕途較為順達。《鼎新詩話》一名，不同於以書齋、自號、籍貫等常見的詩話命名方式，體現了改朝換代、去舊布新的時代氣息。很懷疑，該書類似於《中州集》的作者小傳，是一部評論金代詩歌的詩話著作。如果此推論不錯，《鼎新詩話》體現了金代詩話的當代性。

文商《小雪堂詩話》的成書年代應該遲於《鼎新詩話》。作者文商，字伯起，蔡州人，明昌五年（一一九四），因王寂臨終前的推薦，特賜同進士出身，召為國子助教、遷登仕郎。《小雪堂詩話》雖然已佚，但我們可以通過現存線索，得出如下幾點認識：

其一，書名『小雪堂』相對於『雪堂』而言，雪堂是蘇軾貶官黃州在東坡所築之居室，蘇軾有《雪堂記》。文商崇拜蘇軾，小雪堂當是文商的住處。書名反映了該書的取向，再結合其他信息，可以判斷，該書是第一部專論蘇軾的詩話，充分體現了文商對蘇軾的尊崇之情，也反映了金代中期的詩歌風尚。此前，北宋曾有《東坡詩話》之類著作，舊題蘇軾著，實為好事者將蘇軾論詩文字編輯而成，並非評價蘇

① 元好問《中州集》卷八，第四〇一頁。

② 賈敬顏《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》，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版，第一七九頁。

軾詩歌之作。南宋人蔡夢弼於嘉泰年間（一二〇一—一二〇四）編成專論杜甫的《草堂詩話》，一般作為專家詩話之始。《草堂詩話》與《小雪堂詩話》的寫作時間，孰先孰後，尚有待進一步考證。

其二，《元好問文集》卷三十六《東坡樂府集引》曾引用文商《小雪堂詩話》，曰：『絳人孫安常注坡詞，參以汝南文伯起《小雪堂詩話》，刪去他人所作《無愁可解》之類五十六首，其所是正，亦無慮數十百處，坡詞遂為完本，不可謂無功。』^①可見，《小雪堂詩話》包括詞話的內容，含有對蘇軾詞的考據辨偽，剔除了一些在他看來是偽作的詞作，其觀點為孫鎮（安常）所借鑒。只是元好問所言『刪去他人所作《無愁可解》之類五十六首』，是完全依照《小雪堂詩話》而來，還是孫鎮部分參考了《小雪堂詩話》，現已不可曉。

其三，《淳南遺老集》卷三十九《詩話》：『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為詞，大是妄論。……文伯起曰：「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，故援而止之，特立新意，寓以詩人句法。」』^②所引文伯起之論，當出自《小雪堂詩話》。而此論很可能源於南宋湯衡所作的《張紫微雅詞序》，原文曰：『東坡慮其不幸而溺於彼，故援而止之，惟恐不及。其後元祐諸公，嬉弄樂府，寓以詩人句法，無一毫浮靡之氣，實自東坡發之也。』^③此論旨在提高蘇軾以詩為詞的自覺意識，強調其扭轉詞風的意義，有溢美之嫌。王若虛與元好

① 《元好問全集》卷三十六《東坡樂府集選引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，第七五一頁。

② 《淳南遺老集校注》卷三十九《詩話》，遼海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，第四六〇頁。

③ 《張孝祥詞校箋》，宛敏灝校箋，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出版，第三一頁。

問所引都是論東坡詞的內容，不排除《小雪堂詩話》是一部東坡詞話類著作。在宋金之際，詞話並沒有完全獨立，詩話中含有詞話，是普遍現象，借詩話之名，行詞話之實，亦有可能。

其四，王若虛《滹南遺老集》卷三十一《著述辨惑》：『前人以杜預、顏師古為丘明、孟堅忠臣，近世趙堯卿、文伯起之於東坡，亦以此自任。予謂臣之事主，美則歸之，過則正之，所以為忠。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，信有功矣，然至其失處，亦往往護諱，而曲為之說，恐未免妾婦之忠也。』^①文中將文商與南宋趙夔相提並論。趙夔花了三十多年的精力，遍注東坡詩歌，自許為蘇軾忠臣。文商除了《小雪堂詩話》之外，不見有其他有關蘇軾詩詞的著作。文商不太可能在蘇詩注方面，與趙夔比肩，他的用力點很可能在蘇詞上。文商並非狂妄之輩，能公然自許為蘇門忠臣，《小雪堂詩話》篇幅當不會太小，必然有較多發明。也許過於喜愛蘇軾，不承認蘇軾的短處，致使被王若虛譏為『妾婦之忠』。

由此可見，金代中期的兩部詩話，個性鮮明，《小雪堂詩話》是蘇軾研究的重要文獻，可惜失傳了。

（三）金代後期詩話

金代後期詩話，目前已知兩種，一是樂著《相臺詩話》（殘），另一種是著名的《滹南詩話》。

《相臺詩話》作者樂著，據《續相臺志》記載：『樂著字仲和，永和人，為荊王府文學，博辯多識，能

① 《滹南遺老集校注》，第三四六頁。

為賦。北渡居聊城，嘗以事至都下，諸公聞著至，索詩，著詩曰：「滿院落花春避戶，一窗寒雨夜挑燈。」皆服，後還鄉里，恐鄉哲無聞，乃作《相臺詩話》三卷。今采其可誦說者，著於篇。」^①薛瑞兆《金代科舉》考訂，樂著於大安元年（一二〇九）進士及第^②。據此記載，《相臺詩話》當作於金亡之後。該書以地名命名，相州即今天的河南安陽。在唐代，有以地域為界限的詩歌選本，如《丹陽集》，至宋代，地域觀念加強，方志編寫興盛，地域性的詩話也就應運而生。《相臺詩話》應該是第一部地方性詩話。

《相臺詩話》原書三卷，內容應該較為豐富。《續相臺志》徵引若干條，當是撮要徵引，多數較為簡單，如：

赫煥字進道，性峭直，篤學，仕至刺史，有詩名。

（薛）居中字鼎臣，性明斷，所至著稱，登封令。

後一則根本沒有涉及詩歌，恐非原文。有的側重表彰人品，如：

（張）仲周字君美，性醇靜，終日默坐，亡戲談，不臧否人，雖休沐，惟覽誦經史，自監察御史，授大府丞。冬，監卒取木炭皮為仲周爨，仲周曰：『此亦官物。』卻之。

下面一則相對完整：

① 《鄴都佚志輯校注》，許作民輯校注，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，第三〇五—三〇六頁。

② 薛瑞兆《金代科舉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，第一八三頁。

(張)敏修字忠傑，戶部郎中，北渡居館陶。《甲午元日》詩曰：『憶昔三朝侍紫宸，鳴鞘聲送鳳池春。繁華已逐流年逝，潦倒猶甘昔日貧。莫曆怕看驚換世，椒觴愁舉痛思親。異鄉節物偏多感，但覺愁添白髮人。』後還林慮。《游黃華》詩：『溪流漱石振蒼崖，林樹號風吼怒雷。為謝山靈幸寬黃，漫郎投劾已歸來。』①

如果這一則接近原著，那麼《相臺詩話》主要是記載當地詩人的生平梗概、徵引一些詩作，未作多少詩歌評論，其文獻價值高於理論價值。

王若虛的《滹南詩話》無疑是金代最重要、最具代表性的詩話。金末文人輩出，文學創作興盛，王若虛(一一七四—一二四三)是當時最活躍的文人之一，與眾多一流文人交往密切。他的《滹南遺老集》包括《滹南詩話》在內，生前並未刊刻，直到至元三十一年(一二九四)才刊行，因此，可以說《滹南詩話》是金代最後一部詩話。但其觀點早在其生前，就廣為傳播，就已經產生影響。他去世之前一年，將其書稿託付給其弟子王鶚，曰：『吾平生頗好議論，向所雜著，往往為人竊去，今記憶止此，子其為我去取之。』②所謂雜著，應該包括《滹南詩話》在內。驗之劉祁《歸潛志》(一二三五年成書)卷九所引王若虛關於山谷詩穿鑿之論，可見其言不虛。

《滹南詩話》最鮮明的特色有兩個：其一是辯論性。與王若虛喜歡談辯的天性相關，《滹南遺老

① 《鄴都佚志輯校注》，第三〇六—三〇七頁。『莫曆』，原文作『黃曆』，誤。

② 王鶚《滹南遺老集引》，《滹南遺老集校注》，第四頁。

集》四十五卷，有三十七卷冠以『辨』字，諸如《史記辨惑》、《臣事實辨》、《文辨》等。《淳南詩話》雖然沿用北宋以來的『詩話』一名，但實際上卻是『詩辨』，堪稱北宋以來辯論性最强的詩話。而其辯論的對象，主要是宋代詩人、詩話中的觀點，特別是南宋《茗溪漁隱叢話》等書中的文獻^①，體現出有意批評宋人特別是南宋人的傾向。其二是嚴厲批評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的詩歌，諸如批評『山谷之詩，有奇而無妙，有斬絕而無橫放，鋪張學問以為富，點化陳腐以為新』，將山谷的法寶『奪胎換骨、點鐵成金』指斥為『剽竊之點者』云云，都是廣為人知的名言。雖然王若虛『品題先儒之是非，其間多持平之論』^②，但對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的激烈抨擊，很難算作持平之論，反映了王若虛對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的堅決否定態度。《淳南詩話》這兩個特色，都體現作為金代文人有意對抗南宋的立場，旨在探索金代文學自身獨立的發展之路。

綜觀金代七部詩話，可以看出與宋人詩話漸行漸遠的大趨勢。金初三部詩話出於入金宋人之手，尚較多沿襲北宋詩話傳統，但朱弁《風月堂詩話》已經表現出與當時其他詩話貌合神離的端倪。金代中期的兩部詩話，遼人後代魏道明所著的《鼎新詩話》，以革故鼎新相標榜，當與宋人詩話迥然不同，文商《小雪堂詩話》將宋人詩話的焦點人物蘇軾單列出來，發展為專家詩話，推動了蘇軾（詩）詞的研究與傳播。金代後期兩部詩話，一為純粹地方性的《相臺詩話》，與宋人詩話無關，一為《淳南詩話》，幾

- ① 參見胡傳志《宋金文學的交融與演進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，第一八九—二〇〇頁。
②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百六十六，第一四二一頁。